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古文尚書辨惑卷九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閻若璩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言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繫以時確哉朱子見也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更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書月書日并書朔朏絕不繫以時不益見朱子確乎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書不可以爲春秋春秋不可以爲書今晚出泰誓上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乎予故備論之以伸朱子以待後世君子

辨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言此泛論古史大略非爲泰誓發也夫

古史書法本無明例有書日不書年者如康誥之惟三月哉生魄是也有書月復書日者如多方之五月丁亥武成之惟一月壬辰是也有書年不書月日者如洪範之惟十有三祀是也有書年復書時者如泰誓之惟十有三年春是也至春秋則日月時并具所謂踵事而增由簡之繁也今謂泰誓書時非古史例則春秋日月年時并書古史亦無此例也至若書時之例今文亦實有之顧炎武曰如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案金縢首書克商二年末章書秋此與泰誓之書十有三年春何異朱之言或別有指固不煩閻氏之強合以伸之耳

閻若璩曰東征之說出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于春秋傳衛祝佗云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

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斨是爲東征在成王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

辨曰周公殺管蔡杜預謂周公以王命殺之自是確解聖人行事本非俗儒所知此孟子所以不與陳賈辨論而但謂周公之過爲宜也其事實見左傳而史記魯世家衛世家宋世家管蔡世家歷言其詳故王充論衡亦云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劉向說苑亦云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皆據古文爲說此事之彰彰無可疑者自明郝敬攻古文始云後儒誤解金縢以我之弗辟爲刑辟謂公致辟管叔遂作僞命毛西河引左傳史記以折之閻氏欲伸僞說卽謂古文緣飾於春秋傳以誤解推之漢儒而魏晉承訛曲爲郝氏彌縫其立說更巧而不知周公辟管叔事實非僞在漢以前已有言之者列子云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荀子有

坐篇云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蔡又儒效篇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政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蔡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荀列之言如此皆周儒非漢儒也是時章句訓詁未興豈亦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乎荀列以周人紀周事已言周公殺管蔡其非漢儒誤解孔書承訛可知況讀辟爲辟漢儒亦並未嘗誤解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乃誥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正義音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又云遂誅管叔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是史遷已讀辟爲避而猶云誅管叔者非必因有刑辟之解始據爲周公辟管叔也閻氏明知康成讀辟爲避之訓實本史遷特因安國注辟爲刑辟遂並史記殺管叔事而亦忘之移攻魏晉之戈以波及漢儒愼矣至若居東征東之解無關古文眞僞茲故不辨（案杜預謂周公以王命殺之亦本史記周魯世家云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云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衛世家云周公旦以成王

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宋世家云武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閔氏謂杜元凱爲周公文殺兄之過蓋取史記一細讀之至史遷康成皆讀我之弗辟爲辟孔安國獨讀作刑辟之辟當據所見古文爲說吾於此益信古文之眞如此明確證據而猶疑爲漢儒誤解魏晉承訛乎吾不知考訂家所爲尚論古事者當據何典籍也

閻若璩曰古人字多假借某當讀爲某其類非可悉數第以四子書證之有以形相近而讀者素隱之爲索隱有以聲相近而讀者既稟之爲餼稟有以形聲俱相近而讀者親民之爲新民有形既不同聲亦各異徒以其義當讀作某者命也之命鄭氏以爲慢程子以爲怠是也安國壁中書原有旅獒篇馬融鄭康成親從諷習知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註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遺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僞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獒字遂當以左傳公嗾夫獒焉爾雅狗四尺爲獒之獒若似馬鄭爲不識字也者

辨曰閻氏引中庸素隱爲索謂係以形相近而讀此殊不然索變爲素

實以形相近而誤耳鄭康成禮記中庸篇注云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此不知其誤而曲解之班固漢書藝文志引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也實作索字不作素字班固在康成前所見之本如是可見素乃索字之訛而鄭必讀爲素此亦如豪乃獒字之訛而馬鄭必讀作豪正同謂鄭從馬講習用其師說則可謂馬鄭得壁書講習從篇中文義定之則不可何也馬融固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也馬氏方自吐實供豈閻氏所能翻案况書序實爲西旅獻獒獒字從犬爾雅云狗四尺爲獒此賈逵劉歆所以云古文讀應爾雅也若讀獒作豪不獻物而獻人則失其義矣毛奇齡曰酋豪君長也國人可貢一君長來獻乎林春溥曰豪謂是豪酋之長意欲依旅巢命爲義然序明云西旅獻獒豈得云西旅獻豪乎閻氏徒知古人多假借字歷引各書爲證不知諸書借作某字皆義理可通者如詩云何天之龍龍當作寵此假借立義寵字可通龍字不可通故云龍讀作寵若易之飛龍在天左傳之

篆龍氏孟子之故龍子曰亦將援此例而讀作籠乎是故既寘不可通讀作餼原則可通素隱不可通讀作索隱則可通獻豪不可通獻羹則可通豈有羹反讀豪之理是舍其所可通而訓以所不可通矣凡註書當識形聲亦當識書理馬鄭非不識字亦非不識書理者偶未及見古文有此誤解在馬鄭原不害爲經師而曲狗一說者反欲執其誤文以毀本經是徒知有馬鄭而不知有三代帝王之古訓所謂食葉而忘其根者也

閻若璩曰旅者陳也因獒而陳道義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訓戒王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後案篇名以作書故不覺無意漏出或謂惟克商以下書之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亦史臣爲之辭耳余曰然則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

君出幣乃復入錫周公不曾有召誥字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不曾云作呂刑以詰四方何獨古人直寫出題論至此而人猶未悟惟三國志有一譬曰若不見亮王使刳心者地與數斤肉相似

辨曰甚矣閻氏之惑也書序云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明言旅獒爲太保作其非史臣所命篇名可知太保作之史臣采而錄之遂於篇首敘其緣起此史例也若謂太保當日訓王非必胸中有此二字則金縢言周公作詩以貽王命之曰鴟鴞周公可以鴟鴞命篇召公獨不可以旅獒命篇乎豈鴟鴞之詩亦先有篇名而後人按以作詩乎詩中亦有鴟鴞語而取以名篇得無亦直寫出題乎夫召公作誥命以召誥呂侯作刑命以呂刑周公作洛誥大誥並不命以周誥同有封國之名一以命篇一不以命篇無常例也若以篇名二字不宜直著於篇則周公作君奭何以其書首章即有君奭字周公作無逸何以其書首章亦有無逸

字夫君奭無逸雖篇中不言爲周公作而首章即有周公曰故書序以爲周公作此與召公之作旅獒正同乃篇中曰君奭曰無逸直犯篇名將亦謂其直寫出題邪此乃以後世帖括家言衡聖經與明郝敬謂古文不切題同一陋識昏昧至此噫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吾烏從而亮之

閻若璩曰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事

辨曰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文心雕龍云論語以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此時古文已行彥和非不見古文尚書者其書中議對篇亦引讖事以制語可知彥和偶忘之耳案惠棟云易屯卦陸氏釋文呂氏音訓俱作經論中庸天下之大經釋文作經論故漢以前論字皆讀爲倫證古論與綸通則論道經邦或即綸道經邦析經綸而用之也至考工記乃因尚書有論道字因用其語改作坐而論道乃考工記襲古文非古文襲考工記全祖望曰閻氏必欲以古文尚書爲僞而

謂考工記在前誤矣此平情之論也

閻若璩曰周官篇其自漢書百官表來乎表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以此遷爲中一段禮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遷爲首一段及中又曰朱子既謂周官爲官樣文字又謂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是在古文可疑中矣語類復有一段引漢百官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及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曰其說與周官合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歟蓋反卻平生之論余方以周官從漢表出此

忽以漢表述之孔書殆顛倒之見亦當盡從抹殺

辨曰雖喻義謂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又謂凡三公九卿六卿皆漢儒之言古無是稱又謂官不必備爲儒者不能徵人之故世必無官不備之理毛奇齡於是歷引漢志百官表禮記明堂位文王世子等書以折之亦既息其喙矣（見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閻氏明知事實之不足相難乃卽引漢表禮記而指爲僞造者所自出無非反求爲本之計而不知其有不可誣者漢表不明言夏商亡闕周官則備乎其前所述之周官卽周禮之六官也其後所述之周官三少卽尚書之周官也兩書皆名周官故統以周官言之班氏方自注出處而閻氏不悟反疑周官之出於漢表謬矣若謂班固不傳古文而漢世古文藏於祕府班固方校理祕書古文不容不見其述諸志表也夫何疑焉朱子初疑周官文字齊整不類今文後讀漢表知其說與周官相合遂亦信之可見大儒者古不執成見唯求其是閻氏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肆其辨文抹殺一切反斥朱子爲

顛倒是其怙非蔑古殆亦自陷於顛倒而不知者矣

閻若璩曰按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亦引僖五年傳曰詳宮之奇原文所謂馨香本屬黍稷而言黍稷者本屬祀神而言意謂祀神所重在德苟有德矣其馨香非第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今其上既無黍稷字突然曰至治馨香夫馨香於至治何與邪此處既不言祀神事下又突然曰黍稷非馨夫黍稷於治民何與邪種種謬謬皆爲吞剝周書成語故余讀三國志張紘傳紘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竊以此爲僞作者之所本

辨曰閻氏謂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上無黍稷字突然而出不知上有我聞曰三字乃引古語而斷章取義欲其修德以致治耳故張紘臨危上箋仰襲其語而反用之使張紘非見君陳則箋中所言亦非祀神事且並無黍稷語何以說到其治多不馨香蓋明明以君陳爲藍本此與陳琳之用玉石俱焚皆出於古文正同可見三國時古文已行張紘陳琳

皆得據而用之不必至皇甫謐始采入帝王世紀也乃閻氏惡其爲古文作證特引而毀之以爲此僞作者所本獨不思此二語在君陳以引古而尙書其突若在張弢既非用古何以不見其突邪閻氏徒知毀滅古文顯證而不顧立說之有齟齬蓋其性情偏執於古書文法毫不理會而爲是信口之雌黃有如此

閻若璩曰旣出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邪或曰洛誥亦嘗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皆只有日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辨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若史家記事垂遠必繫日於月有一定之體邪

辨曰武成先書一月壬辰其後乃書癸巳戊午癸亥甲子等日蓋先既冠以一月後不復更書月省文也乃閻氏穿鑿生隙謂是二月之四日

五日不見冠以二月又恐人援洛誥之書乙卯費誓之書甲戌作證謂此兩篇紀日乃周公伯禽口中之辭饒儀廷曰據武成原文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亦武王口中之辭也蔡沈乃易作序事之辭耳余聞之不覺躍然起曰有是哉閻氏本欲藉此以誣武成之僞而不虞反以定武成之眞也閻氏謂史家記事必繫日於月洛誥費誓之只有日者以周公伯禽之口述事乃可指日爲言今武成亦爲武王之述前事其例適同據此則武成實無錯簡且與今文日例不謀而合益可信爲原書彼疑武成爲錯簡爲僞書者皆不審古史之體例文法而爲是嘵嘵也

閻若璩曰愚嘗以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等語出於臣工之相告誡則爲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爲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蓋成王之薨於是且千餘年矣今亦未著定此語出何人但此語之所自來則孔子引入禮坊記者也試取今

坊記讀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爲我君之德於乎是爲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以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僞作君陳篇者止見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夾以臣語如顧命篇體例邪嗚呼自斯言一啟君以正諫爲要名臣以歸美爲盛節而李斯分過之忠孔光削槀之敬遂爲後世事君之極則雖有賢者亦陰驅潛率以爲容悅之徒而不自知矣

辨曰呂祖謙云成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下言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潛然不有張崇蘭推爲確解良然試取下文於乎惟良顯哉句讀之正舉其平日之善而歎美之也王氏以爲順之一字其弊爲諛（見王伯厚困學紀聞）葛氏

遂以爲成王失言見蔡氏尚書集傳惟屠繼序云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卽此順之於外之順孔傳云順行於外皆與爾雅合此昔人所以謂古文讀應爾雅也今閻氏爲成王訟冤指此爲臣工相告誡之詞於是穿鑿生例證以坊記下文所引秦誓爲爲人子之言此引君陳當爲爲人臣之言余取坊記考之斷章取義本無常例如下文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此爲爲子言之也乃引無逸高宗云宋高宗非篇名如尹告之類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此周公所以戒成王者何嘗必拘於爲人子之言又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此亦爲爲子言之也乃引大雅既醉之詩曰孝子不匱此父兄所以答行葦者何嘗必拘於爲人子之言又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又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又云父子不同位此亦皆爲爲人子言之也乃引書太甲篇曰辟不辟忝厥祖此伊尹所以告太甲者又何嘗必拘於爲人子之言豈得因太誓係爲人子之言而遂執以例君陳乎乃閻氏又引顧命爲例安知當日不

夾以臣語張崇蘭云坊記所引必非僞書可知而命詞亦不容攙入他人之語顧命乃成王崩後羣臣進戒之詞非常例也試以古今文證之如康誥之命康叔成王之命蔡仲康王之命畢公穆王之命君牙命伯冏平王之命文侯皆其君一人之言曷嘗有一臣工相誡之辭參乎其間哉蓋前人有誤會書旨疑爲導諛爲失言者張氏曰攻古文者正欲尋隙一得此說不復平情羣起相牙此篤論也余故折衷衆說而備著於此

閻若璩曰嘗疑劉歆三統歷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處得之而載於此既而思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眞而所載康王年月復關於歷法故不忍棄之僞作古文者以畢命作策豐刑與已不合特爾遺去亦猶作伊訓者遺誕資有牧方明作武

成者遺學若來二月以下之辭爲露其肘也

辨曰劉歆三統歷引伊訓引武成引畢命皆與古文辭有異同劉歆固親見十六篇古文者何以所引三書皆文不相應毛奇齡以爲古人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議婚禮以關雎爲興刺之作不不必不見毛詩太僕議祀典以孝武爲復齊襄九世之仇不必不見左傳其說甚確余前考伊訓有太甲元年語旣斷爲非壁中古文之伊訓矣說詳卷中今畢命有作策豐刑今古文皆無之鄭康成註畢命云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畢命亡是在康成當日已知逸篇之畢命與劉歆律歷志所引之畢命皆云不同與此序相應而畢命必別有與序相應之一篇故注爲畢命亡耳夫康成明言不同與序相應知爲非孔壁舊文乃閻氏偏以爲孔壁中零章剩句如大傳所載九共帝告之文夫大傳中亦有酒誥康誥無逸佚文不因此疑爲今文有僞何獨據此畢命佚文疑爲古文有僞乎彼於大傳引九共帝告而不及酒誥康誥無逸

者蓋亦知說有牴牾意存避就耳至年月符合孔疏已言之矣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僞作者傳聞衞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孔說明晰如此猶執此爲僞造古文者之所遺乎吾更有說於此閻氏始創言鄭注二十四篇之古文以爲與劉歆十六篇之數合則劉歆律歷志所引之畢命二十四篇無此文也彼亦知其有礙乃巧設其詞曰此孔壁之零章剩句云爾夫既屬孔壁之零章剩句可以爲二十四篇所無何以獨爲二十五篇所宜有乎惠氏知其說不可通於是又譸張其詞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冏命冏當爲畢字之誤意在彌縫閻說以施附於劉歆而不知彼既號爲鄭注之二十四篇矣其如鄭又注爲畢命亡何總之支離矛盾說屢變而無一可通此眞經論之荆榛也豈直自露其肘而已哉

閻若璩曰余向謂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三公領六卿之說今且有

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爲一旣見經復見傳者周禮大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戎僕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大馭爲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眂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於馭車之事大僕雖有佐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職而大馭初不相涉也晚出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與於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非大僕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爲一安國早已自吐供招曰太僕長太御中大夫然其誤

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
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

辨曰閻氏謂孔傳不通官制有三公領六卿之說案毛氏駁羅喩義云周禮六卿與周官同而獨無公孤因有疑周官爲僞者實則三公三孤俱無所職掌且不必備官但以六卿兼爲之如召公以太保領冢宰畢公以太師領司馬是也周家官制具有明徵恐閻氏猶未之通耳而乃以之議孔傳乎至於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孔傳云太僕長太御中大夫其所以不據周禮太僕而云太御者以經有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之文故孔穎達疏之云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旣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大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閻氏本其說以攻經而不知此乃孔傳誤據孔疏從之於經文無涉也齊召南曰以經文證之是太僕非太御也太僕掌正王之服位治朝燕朝出入與俱建路鼓以節早晏隨飮射而相禮容故曰旦夕

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掌出入王之大命故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也掌路鼓之政以達窮民故曰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也太僕之下有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又隸僕下士二人故曰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也何必以太御解太僕邪周本紀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䍒古冏字申誡太僕國之政作䍒命但云太僕不云太僕正是也經文作大正猶曰長官耳其職雖下大夫最與王近閻氏謂與王同車似非太僕可當不知同車之言出於孔疏非經旨所有閻氏必欲證其二官爲一添出官高職親四字以滋轇轕夫太馭是中大夫太僕是下大夫一掌王之馭路一掌王之服位兩官不相統均與王近何以見太馭官之獨高職之獨親邪自閻氏爲此言王鳴盛因之謂太僕正愼簡僚屬成周無是事不知周禮太僕而下明有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等名正其僚屬王鳴盛語見尚書後案所謂羣僕所謂耳目之官也漢百官表太僕秦官秦因於周漢

代秦沿其官制故表從實誌之應劭注爲周穆王所置謂即太御眾僕之長應劭漢人猶見孔傳故推本冏命而引其注於此益徵孔傳之眞閻氏徒巧爲周内之詞其言不足據也夫古人註書不能無誤鄭康成亦然何獨安國正其誤可也誣其僞不可也

閻若璩曰余向謂作古文者生於錯解未正之日故書亦隨之而誤今又得一事是怵惕惟厲孔穎達疏厲訓危也即易稱夕惕若厲之義也予謂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三代以上必不誤讀厲聯上若王輔嗣疑可知詎意周穆王時以輔嗣爲本而摹脫之乎其出魏晉間可知

辨曰怵惕惟厲句已引於三國志與易之夕惕若厲何涉乃亦疑其采綴爲之於是以句讀之誤加之王輔嗣而以此證古文之出魏晉間不知夕惕惟厲四字爲句漢以前即讀如此不自王輔嗣始也說文骨部

惕字解曰讀若易曰夕惕若厲淮南子人間訓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夕息也班固為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元賦曰夕惕若厲以省㦖兮以至漢書王莽傳風俗通義並引易曰夕惕若厲全祖望曰是必用何以來句法如此誠然此皆在魏晉以前者何嘗是王輔嗣輩有此錯解又何嘗是周穆王時以輔嗣為本而摹倣之乎以攻古文尚書故而波及於易不獨尚書冤並易亦冤矣閻氏所著尙書疏證其所據以考定者大率類此案閻氏疏證亦引淮南子人間訓知其讀漢已有之何得云造書者以王輔嗣為本彼亦心知其非而仍為此論做之論卽一辭之間矛盾已有如此何姚姬傳猶稱其如讞獄致發滅證究其情變哉

閻若璩曰班固於四十六卷之下自注曰為五十七篇顏師古又於五十七篇之下引鄭康成敘贊注曰本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愚嘗疑不知所亡何篇後見鄭康成有言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則知所亡者乃武成篇也今依此五十七篇敘次之則堯典一

舜典二汩作三九共九篇十二大禹謨十三皋陶謨十四益稷十五
禹貢十六甘誓十七五子之歌十八胤征十九是爲虞夏書湯誓二
十典寶二十一湯誥二十二咸有一德二十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
十五原命二十六盤庚三篇二十九高宗肜日三十西伯戡黎三十
一微子三十二是商書僞泰誓三篇三十五牧誓三十六洪範三十
七旅獒三十八金縢三十九大誥四十康誥四十一酒誥四十二梓
材四十三召誥四十四洛誥四十五多士四十六無逸四十七君奭
四十八多方四十九立政五十顧命五十一康王之誥五十二冏命
五十三費誓五十四呂刑五十五文侯之命五十六秦誓五十七是
爲周書以五十七篇爲四十六卷則堯典卷一舜典卷二汩作卷
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皋陶謨卷六益稷卷七禹貢卷八甘
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胤征卷十一湯誓卷十二典寶卷十三湯誥
卷十四咸有一德卷十五伊訓卷十六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盤

庚三篇卷十九高宗肜日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僞泰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洪範卷二十五旅獒卷二十六金縢卷二十七大誥卷二十八康誥卷二十九酒誥卷三十梓材卷三十一召誥卷三十二洛誥卷三十三多士卷三十四無逸卷三十五君奭卷三十六多方卷三十七立政卷三十八顧命卷三十九康王之誥卷四十冏命卷四十一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凡此皆按之史傳參之注疏反覆推究以求合乎當日之舊始之而不得其說則茫然以疑既之而忽得其說則不覺欣然以喜以爲雖寡昧如予猶得與聞於斯文也詎不快哉

辨曰康成敘贊注亡其一篇未注所亡何目孔穎達謂建武之際亡者乃僞武成康成未見古文其所注亡篇原不足據閻氏遽據以爲言不知書序中鄭注爲今亡者甚多何獨以武成一篇當之也且彼既據鄭

注爲武成亡矣則二十四篇何又有鄭注之武成閻氏亦知其脫之牴
牾於是私以僞泰誓一篇易之而不悟二十四篇中又有咸有一德一
篇鄭所注爲今亡者彼亦據爲鄭之所注去此二篇數益不符且孔疏
二十四篇書目具在並無泰誓篇目此參之註疏而不合者也閻氏以
五十七篇釐爲四十六卷徒據孔疏僞書二十四篇之目去武成一篇
又益以康成所定之三十四篇合計而闕其一則逞私臆而以序爲一
篇足之案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明言爲經
文不言爲序何得以序參其卷數此又按之史傳而不合者也且不獨
於註疏史傳不合即就閻氏所釐篇目卷數亦齟齬不合鄭氏分出盤
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誓三篇故三十四閻氏於九共九篇顧命康
王之誥二篇據鄭分篇計數獨於盤庚三篇泰誓三篇合作一篇計數
與鄭相違並三十四篇之數亦亂較之僞造二十四篇者其計尤拙始
則依傍而違其實繼則杜撰而貢其瑕而猶靦然自以爲獨得之奇一

若天開其妙悟也者將誰欺哉
閻若璩曰應劭有言自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至漢又復
增置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
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生金城之下
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
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因考漢昭帝紀始元六年
庚子秋以邊塞闊遠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並同不覺訝
孔安國爲武帝時博士計其卒當於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滿四十
故太史公謂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載輒知有金城郡名傳禹
貢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邪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陳魯長
沙之類余曰此獨不然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瓚曰稱金
取其堅固故墨子言雖金城湯池一說以郡置京師之西故名金城
金西方之行則始元庚子以前此地並未有此名矣而安國傳突有

之國注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傳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國當魏晉忘郤身繫武帝時人耳
又曰按史記大宛列傳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是時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鑑胡三省註金城郡昭帝於始元六年方置史追書也余亦謂爲卒元鼎三年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載安得有金城郡乎果屬追書
又曰按黃子鴻讀信僞孔傳者向胡朏明難余曰安國傳所謂金城非指金城縣而言乎朏明曰不然安國卒於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班志積石山繫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明矣況縣乎且酈注所敘金城縣在郡允吾縣東唐爲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即今臨洮府之蘭州也與積石山相處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此豈身爲博士具

見圖籍者之手筆與

辨曰金城之說發於梅鷟本屬執一廢一之論閻氏主之非也蓋金城名郡前有所因見於酈注所引之漢官案隋書經籍志漢官五卷應劭注其書今不傳惟酈道元水經注引之其辭云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合東冶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故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見酈道元水經注）漢書地理志引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皆據漢官爲說據漢官則金城之名秦即有之閻氏欲伸梅鷟之說於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句下添至漢又復增置一語以見金城之名始於漢增郡時不因於秦立郡時改竄古籍以合己私又恐後有讀書者執史記相難於是復引史記元狩二年金城語而以胡三省

注斷爲追書艮品案大宛傳云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此乃因地著事且著年時與他處變文追書者不同是金城在元狩間已見史記而漢書張騫傳亦因之何得援後儒一孔之論以蔑古史顯證且卽以追書論亦於閻氏所言顯有矛盾夫作史記而追書者司馬遷也彼既以史記訖於太初因斷安國蚤卒在武帝之世今遷於昭帝始元以後猶嫌筆追書未已則史記不訖於太初矣史記不訖於太初則安國蚤卒卽難定爲何年何從見其卽卒於元鼎元封而年不滿四十哉案安國獻古文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則征和二年巫蠱事起安國旣身遭之由此而至始元六年相去僅十年耳安見安國不尙存耶說另詳卷中況安國與遷同時遷知有金城在安國不知有金城也故黃鴻謨不滿其言遂執金城縣一說以相難安夫史記言置金城郡不言置金城縣其必縣先於郡可知案春秋時有縣六國時有郡縣在先郡在後，金城縣距河關未遠班志於河關下注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傳禹貢注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皆舉方向大勢而言原無甚出入

乃閻氏堅謂班志注有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界引胡朏明之言爲助而胡朏明禹貢錐指亦引漢書西域傳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爲中國河又引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鬭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又引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謂積石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眞當日大禹導河處眞品案此世所謂大積石山者唐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與禹貢浮于積石至於龍門之文不合蓋禹時貢道無由塞外浮至中國者故孔傳注積石在金城西南爲河所經非謂河所出也安得指爲塞外數千里河出之積石哉畢沅山海經注亦曰積石之山不當大遠近人閻若璩胡渭以大積石之說爲夏書之山小積石爲唐逃窟蓋不取焉蔣廷錫地理今釋亦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門關西南境中漢之河關縣今之河州蔡氏據杜氏說經最當杜佑通典云禹絕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蔡沈傳曰積石地志在金城河關外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是也眞品

案蔣畢二家辨禹貢積石頗詳惟謂有一積石更無大積石之說疑爲唐人雖從之不然山海經西山經有積石之山海外北經又有一積石之山此爲兩積石確證據此二說則積石山自以今在河州西南者爲近正既與班志顏注不謬又與夏書貢道相合閻氏專知毀蔑孔書既於積石之考辨不明宜於金城之方向難定余更就酈注考之酈注云河水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於湟水又東流注於金城河卽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案酈道元釋金城河亦引積石爲誌此與孔傳釋積石而以金城爲誌正同蓋其地相去不遠故得連類及之則卽以孔所注爲金城縣有何不可而況金城之名前卽有之其徵於漢官史記尤彰彰者乎

閻若璩曰前漢志河南郡穀城縣注曰禹貢瀍水出朁亭北後漢志河南尹穀城縣瀍水出注引博物記出潛亭山至晉省穀城入河南縣故瀍水爲河南所有作孔傳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豈身爲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晉間魏已併二縣爲一乎實胡朏明教余云爾

或難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則證以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瀙出而郡乎殆與黃子鴻金城指縣言相似皆左袒僞書者胡朏明又曰菏澤在定陶而傳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横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徑決非武帝博士具見圖籍者之言也至孟津移其名于河之南東漢安帝時始然而傳云在洛北是則吾友百詩教余云爾某不諱也

辨曰前漢志言河南郡穀城縣後漢志言河南尹穀城縣孔傳無此文也使此傳出魏晉人手必據漢志而注爲穀城縣河南縣矣茲曰瀍水出河南北山注山名而不注縣名其所據爲河南郡無疑乃闞氏故生枝節復設一證謂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水出以爲皆縣非郡何獨瀍以郡名豈知傳中所云出陸渾山上洛山澠水山者仍用山名未嘗注作縣名也漢後始有陸渾上洛澠池等縣之名安國不

知也故但注曰出某山閻氏何得誣其注作僞而援以比例乎大率攻

古文家所號爲切證者皆由造言攟語鍛鍊成文卽此可見一斑非平

心審察未有不爲所惑者至胡朏明所摘數條古人注書不無得失引

釋之差各書有之只可糾其謬不得誣其僞也案胡渭禹貢錐指本疏證亦糾其誤孟津

之說余卷中已詳辨之茲更申論於此孔傳云孟津地名如孟門孟豬之類孔傳但注地名附之蔡傳則云孟地名津渡處豈知津以孟得名不知孟乃以津得名禹時因不聞有孟地也益徵孔傳之近古非後儒所及在

洛北都道所輳古今常以爲津案孟津史記作盟津禹貢作孟津同一

黃河之津禹時南北本無區別若謂津以孟地得名禹時孟地果見何

書北岸之津以孟爲名試問禹時南岸之津閻氏能舉其名否且晉書

河至孟津豈河流北岸不流南岸而必偏舉一北岸之津無此水道亦

無此書理矣總之禹時只一津渡之名南孟津也北亦孟津也自後人

以津名地而在北有孟州孟縣之名在南有武濟之名禹時無是也河

流至此洛自南入故孔注曰在北洛又以周營洛邑故注曰都道所輳

古今嘗以爲津以泰誓武成皆有孟津之文也此已不免以後爭注古書而閻氏卽乘此罅隙加其辭以誣之然禹貢之文具在固可推求而得也

閻若璩曰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注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邪

辨曰尚書歐陽大小夏侯章句與經別行安國之傳亦同然三家章句既亡安國傳自唐附入經文其舊本已不可復得當日所以標起止之法今已不傳乃攻古文者遂誣其就經立注執以爲梅賾僞造之據夫使梅賾僞撰豈不知有三家經傳別行之例在攻孔傳者不過尋繹於

字句文氣間疑其說經爲之旨者不察附會合爲一談余取前漢傳註之猶存一二者比而較之乃知晉儒妄說無稽徒爲信口之齗齗也夫詁經之例有逐字訓注者有撮要解釋者孔與三家皆有之其例不越此二端而已逐字訓注之例如孔傳曰若稽古帝堯云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傳放勳欽明文思安安云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傳九族既睦云既已也百姓百官傳百姓昭明云昭亦明也傳宅西曰昧谷云昧明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傳日中星鳥云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傳厥民夷云夷平也老少在田與夏平也其餘不可枚舉證之歐陽大小夏侯傳亦同如歐陽傳遂類于上帝云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柰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傳牧野如豺如螭云豺猛獸也傳梓材靈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云此言賢人亦壯靈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又如大夏侯傳以親九族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

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傳在璿璣玉衡云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
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傳咨十有二牧云牧者所以辟
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傳知人則哲云哲智也能知其材則能官之所
以爲智也傳天既付命正厥德云言正德以順天也又如小旻傳經
于六宗云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也傳微子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云紂爲孩子之時微子覩其不
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逐字訓注之例孔與
三家同者也撮要解釋之例如孔傳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
下云言聖德之遠著傳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云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
以睦高祖元孫之親傳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云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
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傳厥民析云冬寒無事並入
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傳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云堯年十六
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老將求代傳帝曰欽哉云

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其餘不可枚舉證之歐陽大小夏侯傳亦同如歐陽傳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云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萬國傳三后成功惟殷于中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又如大夏侯傳伯禹作司空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傳天命有服五服五章哉云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傳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云言至公也傳天棐諶辭云言誠道天輔之也又如小夏侯傳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云中國方五千里傳王出郊天止雨反風禾則盡起云開匱得書覺悟悔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傳成王若曰云王年長肯節成立此撮要解釋之例孔與三家同者也豈三家亦就經爲注邪讀者試比較對觀可知其誣矣閻氏到處尋孔書罅隙無端構造一例看似持之有故實則言盡無稽深文周內而辭氣復出以張皇無怪乎承學之徒胥爲所贊鼓而不悟也

閻若璩曰濟水當王莽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謂濟渠既塞都不詳悉其餘可知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而歎恐未足以服注水經者之心何則璞固有言矣曰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津渠勢改昔則自號公臺東入河出在敖倉之東南今改流號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歟或禹時濟未必分南北則分而二爲不同歟安國果身當武帝時作禹貢傳祇當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不當先之以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張湛注列子濟水文並同）此係改流新道方纔而曰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證以寔爲平地之故蹟古渠今瀆雖然並陳殆亦翻以目驗爲說而不察水道之有遷變時耳

辨曰此言並流不作分流解其云入河並流者言濟清河濁清與濁相並而流耳其云截河又並流者乃承上文而言言截河而出仍此清濁並流之水耳未嘗言分爲南北亦未嘗言分爲東西也何所見武帝時卽據改流新道爲說哉使其據王莽後改道爲說則當曰濟水入河截河而出分爲二枝以至滎澤在敖倉東南今傳文無分流某處字而但永言清濁並流所以釋溢字之義並無改道之意在安國當日依經訓釋未必能目視禹時地勢亦安能預知王莽後之通塞自孔穎達謂其以目驗得之閻氏卽乘此隙借王莽枯絕復通之水道以誣之夫攻孔傳者衆矣唯閻氏以博辨之才濟其穿鑿之智工於附會巧於抵隙讀者見其繁徵博引言之鑿鑿而不知其所指摘之端皆原文所未有也余向篤信經文初以孔傳無關輕重故亦不暇計其眞僞及閱閻氏之書攻孔傳可謂不遺餘力矣及核其證據盡屬子虛始悟孔傳無隙可乘至此乃轉信孔傳之眞彼必誣以僞者果何心哉

古文尚書辨惑卷十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黃宗羲曰從來譏古文者以史傳考之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者何書邪既言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賈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何以康成之註書序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註禹貢則引允征云篚厥元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采

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自來諸儒間指其一二破綻而疑之其疑信相半也嘉靖初旌川梅鷟著尚書譜一編取諸傳記之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

顧炎武曰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材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元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爲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爲二而無可考矣

辨曰本　朝儒學者書咸推顧氏日知錄然涉及古文尚書則無一不誤蓋由辨之不精也既引儒林傳知有安國世傳古文矣何以又云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則史所云世傳者何謂也史明言孔僖之子章句之學門徒之盛安得以竟無其傳沒之顧氏之意不過謂高材生所受無安國古文疑其以不立學官亡耳不知高材生古文乃專模其字體止有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乘備其訓詁實爲五十八篇故史傳於各家古文外別紀安國之傳公家之所廢不能絕私家之所存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如是卽安國古文亦猶是也至馬鄭訓註自爲杜林之傳顧氏謂其與孔爲二是也載在史志源委昭然何以云無可考推原其故總由於不信古籍搖惑於元明以來瞀亂之言因此錮其聰明生其歧異如謂百篇無伯禽之命疑書序不可信而不知書序已引於史記又謂傳記無四十二篇之文疑亡篇不可信而不知亡篇文已見於大傳又謂顧命無哀痛之辭疑其中有脫簡而不知脫簡唯召誥酒誥已校

於劉向以顧氏之宏博而其所抵隙者大率失之不考無怪繼起者之臆說日滋也但書爲孔子所定學者論經無徒知有顧氏不知有孔子也則幸矣

徐乾學曰案晉書職官志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此內並有古文尙書志無明文知者考荀崧傳崧疏有曰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既云孔氏是十九博士中有古文尙書又崧傳元帝踐阼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各一人凡九人是九博士中有古文尙書志曰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則九博士如舊是十一博士中有古文尙書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宋置助教十人但云尙書古文有無不能知而此云齊建武中始列國學

者蓋以武帝元帝時所列皆是舊本齊建武中所列乃贋本故云始列謂是贋本得立之始也又曰劉陶有中文尚書成都張楷濟陰孫期南陽尹敏汝南周防師事徐州蓋豫汝南周磐陳留楊倫山陽度尚南陽孔喬吳蒼梧士燮皆傳古文尚書晉宏農董景道及劉元海皆明馬氏尚書蓋自晉以前古文之學流傳之盛若此是非一人一家之學易於竄竊也審矣何緣而鄭沖之徒得別有傳本也

辨曰此卽漢博士以尚書爲備之說也博士不肯立安國古文乃以二十九篇爲已備劉歆移書責之卽以十六篇爲說故自漢以來言安國古文者無不知其爲五十八篇隋書經籍志亦言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是則安國古文只有五十八篇別無二十九篇安得劃分爲二其二十九篇爲杜林古文非孔舊本隋書紀載甚明安得混合爲一晉武帝元帝立兩古文於學雖不言篇數然立孔氏則必爲五十八篇古文立鄭氏則必爲二十九篇古文其源流數目

載在漢史隋志縷列昭然豈容增減以伸己說且徐氏讀隋志亦鹵莽隋志明云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其云始列國學者乃專指續得二十八字本而言非指梅賾奏上孔傳而言志言梅賾在永嘉亂後是正當元帝中興之時安得謂元帝所立并梅賾本志不言者以見於晉書不復著也晉書史載鄭沖以至梅賾之傳授受分明徐氏悍然不信彼徒見東京古文盛行不著篇數竊疑爲孔安國本不知後漢書儒林傳於諸家古文之外別紀孔僖世傳安國古文則其爲安國五十八篇之書也明矣鄭沖生於漢末亟接孔僖父子門徒之傳安得疑其別有傳本哉世儒謂古文東晉突出而不知西晉武帝已立於學余讀晉書荀疏得之竊怪論古文者何未根尋及此及書成而柯遜菴太史以櫓園集見示則徐氏已先言之特誤爲二十九篇之古文耳故亟申論之於此乃悟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多違心語毛奇齡規其出入於時賢時貴之門而

心之謂哉既謂人心近於性惡則其所謂不失人心者卽不失其性惡矣其說尙可通乎程子有言既不識性更說甚道黃氏素以講學自任而於聖賢傳授道統之言茫乎未有領會甚且詆此十六字爲理學之蠹吾不知其所學何等也則雖著有明儒學案一書亦不過旁搜博引浮慕標道而已朱康流不然其言有以哉案陸天相曰傅巖山之學者皆黎洲也哉山叔傅而黎洲豈叛經以論語堯曰節止允執厥中四字遂謂大禹謨亦止此四字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十二字乃後人所添設夫聖賢所引詩書之詞皆斷章也如黎洲曾其亦謂下文所述商周書詞止昭告爾任既大賚周親而其餘皆後人添設之詞邪亦添其所援以爲據者乃謂危數二語出荀子非尚書本文夫禹謨厥亙之書也荀子周秦間人也安知荀子非引用書語而略其篇名者乎且五經之語雖見諸子書者多矣以經而廢子可也以子而廢經可乎哉如此焉得是殘經也如此讀道得不謂之畔道乎

顧炎武曰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辨曰此孟子改尚書非尚書改孟子也孟子此文並無書名非引書體

也乃有明引書改之而仍注爲某書者如左傳引康誥而改其辭仍注
爲康誥墨子引甘誓而改其辭仍注爲甘誓說文引尚書而解爲訓釋
之詞以合其體仍注爲尚書豈得以孟子所引有王曰二字而遂執爲
尚書原文哉或曰孟子此章其所引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爲後我此仲虺之誥語也又所引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
書序中語也何獨至泰誓引而易之余曰古人行文引書實有此一法
左氏在孟子前已開此例余既取所引康誥證之矣今復即其前後各
文驗之如臼季言冀缺於文公前引古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後引國
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皆用其原詞獨至康誥則必引而易之復何疑
於孟子矣曰子言孟子改書是矣曷爲改而失其意哉曰康誥原辭乃
爲不孝不友速由作罰而言乃左氏兩引之皆作罪不相及辭既不同
意又迥別不得以此疑康誥之僞矣復何疑於孟子所引非書意乎況
孟子亦並未言其爲引書乎余竊疑此類亦如東坡策論所謂皐陶曰

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者不過借古人三過三宥之意以形皋之執法堯之欽恤非有事實而用意自相發明蘇文始學孟子殆亦竊取其意而爲之耳今顧氏必以爲後人所改獨不思同一行文後人可改孟子孟子獨不可以改尚書邪張崇蘭曰孟子之文非有深奧難顯之處可以誤會果作僞必與孟子脗合矣若云有意立異則未有自處於謬以招人駁難而可立異者吾願攻僞者準以人情則是非立見矣張氏之言最爲直捷夫何待後儒曲爲之說哉案史記本紀徵引尚書左國有用其辭而微變之者有括其意而全易之者此皆古人行文之法可與孟子引書各條參觀　又曰余前言孟子改書誠以泰誓之詞艱阻而孟子之詞顯易斷非晉人僞造之所能爲也繼而反覆尋思乃悟爲一字異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誤爾爲執且異其句讀以致與孟子相違此與論語若陳之歧異正同何以明之案孔傳釋勗哉夫子三句云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釋百姓懍懍二句云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艮品竊謂臨陣誓師倡以勇敢如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是也史記載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而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論衆寡之勢武不敵紂使將士疑其非敵而畏葸從事則事去矣此時方激厲鼓舞之不暇豈有反動其畏懼之心而令其存一非敵之志哉即孔子言臨事而懼乃泛謂帥師之不可輕敵非臨陣之頃敵強我弱必設此語以沮衆氣也艮品竊以意定之曷哉夫子罔或絕句或與惑通孟子無或乎王之不智惑亦作或也無畏甯執絕句執當從孟子作爾疑是科斗文而安國誤讀之者非敵百姓絕句懍懍若崩厥角絕句句讀如此自與孟子符合蓋此節乃申明上章民視民聽今朕必往之意言朕之此往將以伐罪弔民夫子勉之罔用疑惑我且告百姓以無生畏懼我來安他之意我原非與百姓為敵而百姓方且惴我盛靈懍懍叩頭如物之摧其角民情如是爾將士復何所疑惑而不一心以奏厥功哉如此屬讀既合尚書訓詁且與孟子

引書之旨兩相印證而紛紛歧異之疑可盡釋矣或以安國大儒何至句讀有誤不知古書句讀各有會心馬鄭一家之學屢讀彼此不同辨詳說云梁乎條下孟子望於安國生於周末其風讖當必不誤吾故從孟子不從安國且可以雪安國之僞然此猶安國自誤以致招後人之疑乃有安國不恢而後人誤會反以僞誣加之安國者不知凡幾太史公云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不其然乎余故並著於此以俟後君子之裁擇焉

朱彝尊曰安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惟於湯誥載其辭是則湯誥之眞古文也又於泰誓載其辭是則泰誓之眞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迥別何以安國作傳與授之太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人之疑矣

辨曰史記本紀不載古文片語自是當時行今文不行古文之故若謂本紀所載湯誥爲眞湯誥文何以書序明言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乃

作湯誥皇甫謐帝王世紀亦引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於亳之文與本紀所載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者不同謂本紀所載泰誓爲眞泰誓何以馬融書叙云春秋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凡傳記所引甚多本紀無其一字況班志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其稍近古文者已明著其篇目使湯誥泰誓果爲古文班固當必連類及之而班固於此數篇外無一辭焉則其所載之湯誥泰誓非眞古文可知矣況司馬遷僅從安國問古文非從安國受古文未嘗見其全經故徒於所問數篇采其說亦只及學官所立而不及增多之篇此事之易明者也後儒果能探究及此復何滋疑之有

朱彝尊曰班固叙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乃

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耳而僞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貢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讓太常博士其文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邪曰荀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鋟本訛傳脫去家字耳援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矣

辨曰朱氏謂巫蠱事敘於藝文志不應出自安國口中然則身世所遭只可他人以筆紀事不可本人以口述事有是理乎司馬遷作史記其自序有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等語與此何以異焉至疑安國無獻書事以序爲僞作朱氏既引藝文志而獨刪去安國獻之一語何也彼欲曲護其說乃預引劉歆書中孔安國獻之之一言以故作疑難而再引荀悅漢紀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數語以伸之反謂漢書文選

脫一家字彼所謂漢書指漢書劉歆傳所載移太常博士書也兩書皆同脫一字當無此理至班固藝文志亦云安國獻之豈亦脫一字乎蓋漢紀所云家獻之者言安國自家獻之也若安國已逝而其子孫獻之荀紀則必書其子孫名字不復知有安國矣何猶大書特書曰安國家獻之也哉夫班固劉歆荀悅皆知有安國以安國之有古文耳何以知安國有古文以安國作傳獻書耳情事顯然朱氏何爲致疑曰朱氏疑安國蓋據史記安國爲臨淮太守早卒之言謂巫蠱事起而安國已逝也曰安國早卒未詳何時史記亦無明文巫蠱乃漢朝一大變事安國之遭巫蠱漢人犂然知之且筆而紀之豈有妄哉今以千百年後之人徒欲附會古籍增減年歲穿鑿以合其私吾不信也曰朱子不嘗云大序格致極輕是魏晉間人作非西漢文章乎曰若專以格致言則孫執升論之矣謂經序與文序不同蓋文可加之論贊而經不得進以纖詞故其格致如此至其眞僞則毛奇齡嘗辨之矣其詞曰書大序眞僞與

古文全不關涉然亦斷非僞作并非魏晉人所得爲按漢志上斷唐虞下訖于秦皆用序言而正義疏科斗書引鄭元注科斗書爲證則科斗二字僅見大序既有漢註則非魏晉所得作可知余案朱子嘗疑大序中傳之子孫語不類漢文後讀阮元校勘記引古本作傳子孫孫其語較古乃知朱子或未及見此本也且朱子亦疑小序謂伏生時無此文亦不是先漢文字只似後漢末人毛氏則又辨之以爲司馬遷作史記時已曾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紀中遷正是先漢人然朱子理學大儒平時疑難之言偶未深考原未嘗著爲定論（朱子語類一書朱子沒後門人所記者）此固不足爲朱子病更不足爲古文累獨怪世之攻古文者平時墨守漢學專與朱子爲難至攻及古文始援朱子爲助此皆狃於漢宋門戶之習非果有是非古今之識也

朱彝尊曰按許氏說文序云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似乎見孔氏古文者然其撰五經異義恒取諸家之說折衷之其於舜典䄍于六

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河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也使叔重學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義亦必祭之矣乃進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叔重實未見孔氏古文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攷陸氏尚書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於增多篇內隻字則子邕亦未見孔氏古文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而篤信之宜於帝王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

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與孔傳多不同竊疑士安亦未必眞見孔氏古文也

辨曰謂許氏說文雖言書孔氏實未見孔古文增多篇其言甚確至謂王肅竊見孔傳正義實非無據試觀王注之存於今者閻若璩尚書疏證引列數條與孔義悉同且疑爲孔之襲王雖未免倒置本末要其說同於孔傳者實多未可以王肅爲不見古文也皇甫謐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朱氏獨摘其不盡載者疑皇甫未必眞見古文是不知古人著述無專主一書者即就史記言之如述屛尸實非不用左傳

非不見左傳者述太甲歸亳之歲不用孟子非不見孟子者述盤庚爲小辛時作不用書序非不見書序者蓋史記本采雜說成書世紀亦猶是耳自攻古文者動言古文無傳而無如鄭沖皇甫謐之傳載在正義於是思所以毀其蹟旁引曲證反以爲諸人不見古文意以正義所引之晉史不足據抑知此晉史乃十八家舊本如王隱孫盛習鑿齒等皆當時人其所紀載親得諸目見耳聞豈有乖錯其書唐時尚存孔穎達修正義見而述之復何疑焉乃以千百年後之人徒據一二異文歧說臆度其事之有無可乎自朱氏創爲此說而江藩復效之其撰漢學師承記謂孔穎達所引晉書爲游根之談毀古籍以伸己說蓋皆自朱氏作之俑云

姚際恒曰先生昧爽丕顯易左傳旦字爲爽字者避下句變孟子坐以待旦旦字也

辨曰姚氏此說直毀古人不値一錢矣如此割裂竄易卽使僞造伎倆

亦不至此而況堂堂之聖經乎此種瞽談實創自梅鷟梅鷟著尚書考
異取古文句離而字析之雖單辭隻字亦必援引附會而誣以蒐竊之
蹟其中有可笑者旅獒不役耳目謂役字襲陶潛之歸去來辭既自以
心爲形役之役夫彼所指爲僞造者皇甫謐也初不悟皇甫謐乃西晉
時人陶潛雖稱晉處士乃劉宋時人相去百有餘年乃謂西晉僞造古
文勦竊劉宋時人之一字豈非怪事哉蠱言之不根不覺其支離至此
姚氏著書實祖梅鷟故其荒謬無稽如出一轍哉
姚際恒曰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
僕國之政非太僕正也命伯臩申誡之非命伯冏爲太僕正也與書
序絕不相侔閻若璩曰予抑知所以不侔之故乎蓋逸書十六篇原
有冏命太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竄書序之文載入本紀若
魏晉間無由覩逸書但知依傍書序說而不顧與史背馳眞古文僞
古文於玆又見一斑云

辨曰姚氏讀本紀不知句讀以乃命伯㷣申誡太僕國之政聯作一句讀故有此謬說案本紀句讀乃命伯㷣絕句申誡太僕國之政絕句蓋命伯㷣而申誡以太僕正之政耳非爲太僕正何爲誡以其政哉且書序明言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安得謂伯冏非爲太僕正又安得謂非命伯冏爲太僕正也夫書序序作書之意書與序應其爲古文無疑史記多采雜說旣與書序不倅其非古文明矣乃反謂史遷受之安國因改郤書序之文似以安國古文不依書序者豈安國別造一書乎史遷從安國問者班固明載其篇目爲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數篇多古文說不言冏命爲古文說也明是史與書序古文背馳乃謂古文依傍書序與史背馳閻氏之書任情顚倒是非多類此彼徒見僞書二十四篇有冏命竊疑史記所引卽其詞不知史記若果同其詞則與書序不相應其爲僞書益彰彰矣孰眞孰僞後人自能見之豈眞姚氏閻氏所能顚倒其說哉案司馬貞曰太史公雖博采古文其閒殘闕蓋多或旁搜異聞以成其說卽如今文書序

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而史記秦紀則云繆公三十三年敗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于軍中與書序之自崤還歸作誓者不同豈亦可云此受之安國者邪今閻氏勦襲史以駁經並書序而亦辟之誠經學之一大蔽矣

惠棟曰朱氏彝尊曰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愚者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尚書未克深信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於周歟

辨曰虞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鄭康成注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范鎮正書云舜之五刑流也官教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墨劓刵宮大辟也胡氏皇王大紀本之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蓋賊刑肉刑也余考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杜預注三者

皆死刑是知唐虞亦有死刑也惠氏不信尙書獨不讀左傳邪至於甫刑之罪苗民乃謂其賊殺無辜而虐用其刑耳若謂唐虞必無肉刑何爲怙終仍加以賊刑也荀子正論篇云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據荀子之言則以無肉刑者乃世俗之說非唐虞無肉刑也朱子曰象以典刑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卽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凡人所犯罪名不同而爲刑固亦不一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亦然又曰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朱子之言如此今惠氏引荀子反據其所譏世俗之說而不審其論刑之意意在歸獄古文謂伊訓刑墨之言不足信不知鄭胡朱三家皆注舜五刑內

以有黃帝之征蚩尤在後何以有宣王之伐玁狁乎魏志荀彧傳云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其言命禹征伐正指此也若謂誕敷文德不應出於耄期倦勤案國語云舜勤事而野死其不倦勤可知所謂耄期倦勤者乃舜授受之謙詞耳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作賓筵抑戒自警豈重華之聖反不及衛武之賢乎王氏本意欲駁古文不覺反誣古聖乃惠氏猶以爲深合事理也不可解矣

惠棟曰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允侯掌六師以討羲和不識兵法安

能制勝且垂諸訓典以誤後人必不然矣衛公不知書之爲僞故不直斥其非然則左氏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僞尚書所云也閻若璩曰威克厥愛四語與左傳左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書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之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又曰衛公問對亦蹈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謂有識

辨曰威克厥愛數語乃允侯臨事誓衆之詞所以申明約束也蓋紀律貴嚴自古行軍之道皆如此孫子之言特就平時拊循士卒言之其言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亦威克厥愛意也太宗不悟其旨乃引尚書爲問李靖復剖析言之謂尚書所以愼戒其終指臨時約束而言孫子所以作謀於始指平時拊循而言最爲分明惠氏不察李靖辯意反引此以攻古文謂羲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且言左氏威克其愛一語乃臨陣制勝之語非如僞尚書所云案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光雖不言允征而曰吾聞之其爲述古書語無疑也古書語唯允征有之其爲引允征亦無疑也同一申

明約束之意惠氏何獨伸此而絀彼蓋猶未詳左傳文意因與尚書同也閻若璩則知之矣於是逞其狡獪先將左傳抹倒仍加古文以勦襲復慮李靖之言足爲古文解釋與已所駁左傳刺謬乃遂隱約其辭曰衛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夫李靖之言具在明明謂尚書所以愼戒其終曷嘗一語斥尚書之非哉此其無中生有而欲蓋以伸其說者較之惠氏之謬有尤甚者也

惠棟曰七廟之制始於晚周周公制禮未之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鼂虞喜千寶之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創三宗不毀之說班

氏父子從而和之王肅又從其說以駁鄭於是僞造古文者改呂氏
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又皆在僞古文已
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離經而畔道也

辨曰七廟見於王制祭法禮器皆在禮記中先儒以爲漢儒所記其中
多前代之遺言王制先儒以爲殷制或殷有此廟制而後人著書述之
故祭法禮器穀梁荀卿劉歆班彪班固王肅孔鼂虞喜干寶皆宗其說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不言五廟
也鄭康成乃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是五廟之說康成實本於呂
氏春秋呂氏春秋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呂不韋爲何等人觀怪生謀爲何等語而謂所引之商書爲足據乎案
新唐書藝文志有尚書逸文三卷爲徐邈注中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語則知呂覽所引其爲異文雜說無疑矣夫呂不韋秦人也鄭康成漢
人也言廟制有五穀梁荀卿周人也言廟志有七考據家動言據古豈

秦漢更古於周邪又案毛奇齡尚書廣聽錄云唐虞三代皆立七廟歷見家語穀梁傳荀子及禮器王制祭法諸書而漢韋元成無學謂天子祖五廟而鄭元遵之致王肅發難劉歆駁正是非早已瞭然而近代攻古文尚書者猶以太甲七世之廟爲疑予於廟制及尚書冤詞論之詳矣又云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此言正七廟也正七廟者一始祖四四親合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而七也長品因此而悟鄭康成所云五廟者特未及已祧之二廟而商書之所謂七廟者正指所祧之二廟言有德可宗雖親盡不祧故曰可以觀德也彼惠氏謂古文襲呂覽而改之此乃訓太甲非議廟制若係僞造必據呂覽錄之而何暇循王制禮器穀梁荀卿等書邪若是則惠氏反不至訶其離經而畔道矣案諸儒以呂覽引五廟爲諡夫呂覽秦書也史記秦二世皇帝元年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是秦人引古廟制亦以天子爲七不祧呂覽五廟之言也是時書燒未久非無讀古文商書者乃不以爲五廟而以爲七廟則呂覽所引之爲異文可知也此皆在韋元成鄭康成以前其議廟制已如此今攻古文者不據周人之世而據秦人

所引之書豈知秦人所引亦以七廟爲古天子之制乎

惠棟曰伏生尚書無舜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撰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徽五典以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剌謬乎

辨曰舜典之分以二十八字分之也伏書出而無此二十八字孔書上而猶無此二十八字謂爲蕭齊時人造則魏高堂隆所引已有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八字毛奇齡曰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曰若稽古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毛說是也乃孫星衍以爲毛發梅覆意謂勦襲二王之語爲之夫彼即勦襲何至下及漢晉詞賦明是兩人共采一經不謀而合雖欲誣古文以勦襲之蹟而不能矣況重華二字引於離騷而史

記襲尚書爲文於堯本紀則曰帝堯者放勳用堯典首句也於舜本紀則曰虞舜者名曰重華用舜典首句也使非尚書有重華字屈原司馬遷何從而知之元德二字亦用於老子莊子淮南子而漢昭烈至取以爲字是必尚書有此語而始襲焉襲之又書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夫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卽序所云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者也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卽序所云歷試諸難者也序不舉全篇書義而唯用首次兩章書意字字與序相應何讀者猶疑爲齊僞造乎且升聞愼徽以下數語序意亦歸之舜典何猶疑其爲堯典中文乎今案愼徽至陟方全文舜畢生之事悉具使皆屬之堯典則舜典所載當何語也故毛氏亦知舜典不亡但謂愼徽五典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因者舜典稱亡一書蓋猶泥於孟子所引二十八載之文謂孟子已屬之堯典不知古人引書有用卷首篇名者如左傳引皋陶謨益稷之文爲夏

書國語引湯誥之文爲湯誓並有書在最後而猶用卷首篇名者如說文引呂刑罰百鍰之文注爲虞書是也余初疑此爲誤引繼思虞書無此文豈許叔重不睹今文帝典呂刑邪後乃悟古人多隨意徵引注書名無定例因閱卷爲虞書況舜典故即以之爲注耳曰七十載者堯在位之年也舜典曰二十八載者舜攝位之年也紀舜之年不容載入堯典中其書帝乃殂落如靑龍二年漢山陽公薨見魏志明帝紀武德二年附酅國公薨見唐書高祖紀此史例也至鄭康成王子雍所注者伏書耳伏書本無舜典故但注爲堯試舜之文今謂析出舜典爲後人巧於省作不知彼欲作僞計左傳孟子史記所載舜逸事不少何難增砌成文彼既肯殫心以造二十五篇之文豈憚殫力成此一篇邪惠氏云云特未詳古史文法耳古史簡質堯典首叙堯德次叙教化次叙政令末四節詳其用人至舉舜而堯事已畢孟子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也玩其文氣從此斷止首尾渾成無庸再有贅語舜既有典則舜相堯事自當入舜典中以爲陟位受終張本即此二十八字亦舜典篇首所必有

者蓋堯典有曰若稽古皋陶謨亦有曰若稽古豈舜典而獨無之也玩自曰若稽古以下由升聞而歷試由歷試而陟位而受終以至類帝巡守行政用人次第畢舉末節乃綜其一生行蹟以爲通章結穴其文法自具首尾若使合於堯典則前半篇固爲堯典所應有後半篇叙舜非則堯沒已久何所取義以爲古人有附傳者則書序明言有舜典一篇矣篇中皆稱帝曰歸之于舜其爲舜典無疑故孔叢子載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雖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是書未出孔壁以前孔臧讀堯典已疑有舜典在內及壁書中出乃始知各自成篇此言爲古文二典確證乃讀者不信並孔叢子而亦僞之案隋書經籍志有孔叢子篇酈道元水經注亦引孔叢子其書但非孔鮒親撰李熿亦言爲其後人采先世遺文成之者夫一家問答之書以子孫述其祖父當必不妄柰何以其涉及古文而遂一概抹煞也曰二十八字本何以至蕭齊始出也曰二十八字漢王延壽魏高堂隆

晉王粲既皆引用其文當時人已有知此二十八字者特其時爲伏書所壓故梅賾上傳猶不敢於今文中擅有增加至蕭齊時孔學之立已久姚方興乃能得而上之要之壁書自孔氏世傳以外流行民間愈久而其眞愈出大航之本較梅氏本尤爲完備雖經梁武駁斥既出復棄至隋而仍求得之蓋先聖在天之靈默爲呵護亦當時學者能抱殘守缺以待後之傳也乃我朝諸儒於馬鄭訓詁已亡者尚欲輯之使存而於本經幸完者必欲毀之使缺誠不知其何心矣

惠棟曰閻若璩云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惟建巳之月以陰侵陽以臣侵君先王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而僞作古文者遂曰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棟案梅賾據汲郡書故不用左氏四月之說

辨曰張崇蘭云此文若係僞作必因於左傳既因左傳豈不知係之建

巳之月而背故與之違乎乃閻氏據蹟以攻其僞不遺餘力所賴有汲郡古文以爲之證汲郡古文曰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此足以拄閻氏之口惠氏知事蹟不足以難之則轉詆其稱汲郡書矣古文將何所厠足乎艮吾謂汲郡古文自魏安釐王冢中得之爲周戰國時書其紀仲康九月日食允侯往征羲和自是據尚書允征篇爲說及安國允征篇出與之符同日食既有明徵則奏瞽典禮自非鑿空安得遂據左氏斷章之文遂謂夏不用之於九月乎惠氏詆梅賾據汲冢書自是臆決之詞王鳴盛因是並斥汲郡竹書爲僞謂均惡其爲古文作證耳案汲郡竹書之出見於晉武帝紀束晳傳杜預左傳後序歷歷有據如此乃因攻古文之故遂亦舉而僞之其所以異於焚書之酷者幾希案竹書紀年之不僞辨詳林春溥竹書後案暨諸家之說甚確又曰日食之禮左傳凡三見皆在正陽之月而太史引夏書爲證顧氏毛氏解爲夏商異禮余初亦主其說然攻古文者終以太史在此月之文疑古文季

秋月之僞余初以太史引書截去季秋月爲斷章取義説近是矣而義猶未備詎當取允征原文反覆潛玩乃歎歷來解釋諸家皆誤會古文書義而因以移之於左傳也案允征文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夫羲和以授時爲職世掌司天日食典禮自有常經乃不用之於正陽之月而用之於季秋之朔一任瞽矇嗇夫顛倒爲之而羲和方酒荒失職置罔聞知此允侯所以罪其俶擾天紀昏迷天象棄厥司而尸厥官也玩一乃字此正斥其非時奏鼓之非有違夏家日食典禮此下文所以述政典先時不及時之殺無赦也不然季秋日食尚不爲災即爲災亦君宜修省於羲和何罪日食奏鼓乃羲和之職其職何反以爲尸厥官則正以奏鼓之失其時爲畔官離次耳故太史辨典禮即引夏書奏鼓非時羲和得罪而知夏之奏鼓當在四月即周之六月此兩書參驗一一相

應可無煩別生枝節以滋眾訟者自攻古文者徒見季秋孟夏時月之參差不及取尚書原文而細繹其旨左傳文法引書又極省簡而夏商異禮之說又屬強解轉無以服攻古文者之心以致有此歧說余覃思年餘而始得之茲並附論於此前葉亦不削去以見經旨奧深非可一索卽得且示後之學者愼勿鹵莽立論昧闕如之義而輕以僞加諸古人也

惠棟曰劉歆三統歷載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康成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則此篇漢末猶存也

辨曰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書序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二語此乃作序用今法書之是後人序記體非三代以前史官有此例也伏生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且借商之祀稱虞夏其無年稱可知至周始稱年然亦無有用其君號冠年首者卽孔子修春秋亦只書元年春

王正月惟竹書紀年始追溯夏商而悉以君號加之此係戰國時書例惠氏謂漢書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歷有太甲元年等語當係劉歆用令法書之不全用書文（案書有顯易而仍用書名古人引書多有之說見前）觀史記亦書太甲元年可證梅賾係晉人非不見史記漢書者使撰此僞書必用司馬遷太甲元年之例矣況書序亦稱太甲元年造書未有不案書序爲之者乃一則曰惟元祀再則曰惟三祀後人始知商之紀年以祀謂非孔氏眞古文本不得也至戢孚在亳爲朕哉自亳異文征是三朡今本伊訓無之或亦如酒誥之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盤庚之若德明哉其爲書中逸句未可知也

惠棟曰禮記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殪滅大殷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殷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歟高誘呂覽注云今兗州謂殷氏皆曰衣蓋古衣者作月从反身殷从殳殷聲故讀爲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

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即殷字而於武成篇仍用中庸之語云壹戎衣

天下大定斯爲贅矣

辨曰康誥文殪戎殷殪不作壹殷不作衣康成即據古義定之此自康誥文於武成壹戎衣何涉若謂齊人言殷聲如衣則五經四子書中殷皆作衣讀衣皆作殷解乎豈周公武王爲齊人而用其方言乎朱子曰如中庸壹戎衣漢人解作殪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此言是也若見武成則武成篇中明曰于征伐商曰底商之罪曰大正于商曰今商王受曰陳于商郊曰乃反商政曰王來自商言商不言殷明矣至形聲之閒孔鄭均稱古文而傳本不同孔所據者孔壁科斗本也鄭所據者杜林漆書本也象形會意鄭尚不同賈馬何況安國乃以鄭所象形音讀之字推之以加於孔書庸有當乎壹戎衣自是武成原文爲中庸所襲用惠氏反謂梅氏不知衣即殷字而於武成篇仍用中庸語豈梅氏讀中庸不讀康誥乎且作中庸者用武成之壹戎衣詞意本自

明白康成因不見武成故注壹作殪注衣作殷此與不見旅獒而注獒作豪同乃墨守鄭學者動以康成不見之誤注以繩一切之古文試思同一古書康誥作殪殷何以中庸竟作壹衣豈作中庸者不知古音古義而未讀康誥邪當不然矣惠氏注國語引泰誓曰戎商必克戎商即戎衣也意以商即殷殷即衣耳如是則注虎賁綴衣當作綴殷綴商矣繆構支離更無足辨

惠棟曰朱氏彝尊云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於春秋左氏傳而梅氏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詞則然若成王命康叔則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歟吾不能不疑於蔡仲之命也

辨曰文字訓詁原無定例如盤庚之乃字當作汝字解至率乃祖文王乃字當作虛字解即與承保乃文祖惟乃丕顯考之義同率乃一述祖文王一述非復如盤庚之稱乃祖乃父也即作汝字解古人尙質必無後世稱頌體例若因此疑其書僞則金縢亦周公之詞乃一則曰惟爾元孫某再則曰若爾三王爾汝相呼不莊孰甚向非今文所有則朱氏惠氏亦且斥爲僞書也

惠棟曰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馬鄭本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尋經文諸侯出廟門俟俟者俟王出也語氣不斷不容於此斷章顧氏炎武舉此以爲書序之妄夫漢世百篇書序別爲一卷自梅氏上書始以序分冠篇首豈知舜典棄稷別有成篇康王之誥實斷自王若曰始不始於王出在應門之內也

辨曰書序云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此本二篇伏生今文合康王之誥於顧命

此孔安國所謂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者也至馬融鄭康成始見書序各著篇目乃分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此亦望文割截非眞見原書如此者梅氏本則據孔壁原文惠氏左袒馬鄭謂尋經文諸侯出廟門俟俟者俟王出也語氣不容於此斷章惠氏但知拘守訓詁陳言豈知古史文法案顧命與康王之誥雖分二篇實一時事而其文要自各具首尾確不可亂唯深於古史文法者知之余嘗細繹其辭前半篇敘成王憑玉几命羣臣以至王崩中數段敘立康王書册命陳儀物後半篇敘康王入卽位受册命太史秉書之辭王拜受之辭及祭告成王之儀至諸侯出廟門俟而顧命之事畢矣此一篇一大結穴也惠氏徒見俟字與下篇出字相應而不知兩篇各有起止特以一俟字留爲下文張本以所載係一時事故文法如此所謂藕斷絲連正古史文法之妙也又案康王之誥首段寫王出而羣臣見新君有一二臣衞之文次節太保暨芮伯有咸進相揖之文於是羣臣進誥

於王王若曰以下三節乃康王報誥之文誥而曰報正答羣臣進見之辭也庶邦侯甸男衛一語與一二臣衛相呼應曰羣公既皆聽命羣公何人聽命又何人自指太保所率之西方諸侯畢公所率之東方諸侯而言若劃王若曰以前三節爲顧命則以後諸語爲無根矣蓋馬鄭徒見大誥酒誥等篇皆以王若曰三字起遂率意截之未暇審其篇法惠氏從而附和之亦曾卽原書文辭而一紬繹之否本朝經學諸家考古字析古義辨古音可謂無微不入矣而不知究心古經文法故持論動多牴牾乃遂因之以誣古經至顧氏墨守伏書反舉以爲書序之妄夫書序采於史記雖馬鄭亦以爲孔子所作篇目之分合原書有之故序著之乃不咎伏生之誤合而轉咎書序之實分何也書序古本各爲一卷孔安國始以序冠篇首譬如周易大小象詞之合大學篇傳之分皆後人以意爲之要不足爲原書病特是同一伏生誤合之文孔安國分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爲二則以別有成篇馬鄭分顧命康王之誥則

以爲實是如此何以前則書序不可信後則書序忽可從邪謂伏生雖耄何容誤合何以顧命康王之誥馬鄭知其誤而分之諸儒無異詞而獨以繩安國何邪觀者可以知其用心之所在矣案古書文法未易窺尋顧命康王之誥馬鄭分之便失其緒而謂後人能僞造一篇吾不信也

惠棟曰朱氏彝尊云書正義謂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案沖嘗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詁今論語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其時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矣竊疑沖亦未見古文也

辨曰梁皇侃論語義疏云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采古論孔注自下已意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之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末署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

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上據此二序則論語集解何
晏成之鄭沖等不過列名同上耳乃朱氏獨謂鄭沖一人主之抑何嬌
誣至或謂孔子章何晏注引苞氏曰孝于惟孝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
善于兄弟也苞氏原註止釋書義不註書名故何晏仍之余考何晏集
解體例本集衆人之訓詁爲之凡原註有書名者則引之如馬融注以
雍徹曰周頌臣工篇名注巧笑倩兮三句曰此上二句在碩人之二章
以其原注本有書名也原注無書名者則因之如注深則厲淺則揭引
苞氏曰以衣涉水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而不注爲
匏葉之詩註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引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而不注爲淇澳之詩注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引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也而不
注爲小旻之詩注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引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
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而不注爲說命以其原註本無書名也

尚書不託書名而指爲僞豈毛詩不注詩名而亦爲僞乎豈鄭沖亦未見毛詩乎考古籍不審其著書之主名與作書之體例因何晏而牽及鄭沖欲爲鄭沖不授古文證據而不知原書尚在不難根究其術似巧而實拙矣但此議實發於梅鷟朱氏惠氏不及深考而遽信之可見邪說蠱惑雖賢智不免受其欺也

惠棟曰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於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皆梅氏之漏義也

辨曰顧氏謂相之名不見於經說命非經而何左傳文公十八年史克曰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定公元年薛宰曰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孟子亦云舜相堯禹相舜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相之名不始於傅說也漢書伊陟相太戊相之名亦不止於傅說也案莊子大宗師篇云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尚書大傳高宗之訓云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

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是必經有作相之文莊子伏生史遷始得據而載之三書所言事皆同此豈梅氏一人杜撰其辭哉顧氏惠氏殆未之考耳獨是今之攻古文者動以後世所有疑古爲無即如皇帝之名人徒知始於秦據史記秦本紀秦始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是也不知先見於尚書呂刑余嘗與屠侍御仁守言之屠曰尚書此二字洵不刊之典余應之曰若非今文所有則此二字乃不白之冤屠問故余曰攻古文者又以爲襲史記也雖趙岐注孟子引作帝清問下民（案墨子尚賢篇引呂刑亦作皇帝清問下民）而古文今文皆作皇帝不得因趙岐注孟子偶有脫漏遂疑古無皇帝之名（案呂刑亦有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可徵上句趙岐實偶脫皇字）今相之名亦猶是也勿拘執古義以毀蔑一切經典可矣

惠棟曰顧炎武曰詩云虡業惟樅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爲懸捷

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版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正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為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業亦當敬謹故借為事業之業易傳敬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其不可信也明矣

辨曰古人訓詁字多假借業借為勤業之業與易之敬德修業盛德大業何以異既周官有此義孔子述而不作其必據周官為義可知蓋孔子生於周世天下同文沿而用之復何疑焉惠氏謂三代詩書無此義周官獨非書乎若以不見於他書張崇蘭曰書契之作代積日多孳乳相生文字漸從增益未聞五帝之書字義必三皇所用也即如堯典方鳩僝功鳩字訓聚也詩經雎鳩之鳩乃鳥名書序汝鳩乃人名左傳督其無鳩又作救字解其訓作聚者三代前書僅見之堯典無他證據若

援惠氏疑棄字之例則堯典不亦不可信乎張氏曰晉儒識見膠固一至於此誠哉是言也

程廷祚曰隋志云晉世祕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按此必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然則安國之書至晉猶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邪竊疑安國雖嘗以今文考定於錯亂摩滅之中而所得之書則遠遜伏生不爲儒者所重是以更歷二漢咸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

辨曰程廷祚著晚書訂疑惠棟爲之序其言晉祕府所藏安國之書具在是不敢顯畔隋志也特以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遂疑其書不爲儒者所重而至於亡余謂程氏但讀隋志未考漢史漢書賈逵傳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尚書又以古文考三家同異此其受父徽所傳安國之本也孔僖傳孔僖世傳安國古文其子季彥好章句學此皆東京學者所守安國之傳也王充引武成之篇張衡引孔傳之注何云東京無

一語及之者邪彼徒據馬融絕無師說一言不知馬融不見古文安見孔傳故云絕無師說安得以一人耳目之有限遽以定一代古籍之云亡邪況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於古文尙書則曰通人學者多好尙之今程氏以爲不爲儒者所重得無未讀漢紀邪